

◇ 边走边看

拳头 剪刀 布

余同应

看到一个朋友发的视频“生活出拳我出布”，陡然回想起小时候常玩的这个游戏。这实在是一个简单到近乎无聊的游戏。在我们都还是小孩子，手还没洗干净，指甲缝里还藏着泥巴的时候，就已经把这游戏玩得烂熟了。那时的输赢，是顶认真的事，就像世界的全部重量仿佛都系在那攥紧的小拳头、那叉开的两个指头、或者那摊开的五个指头上了。

戏的妙处，也正在于它的循环。没有永远的强者，也没有永远的弱者。石头是坚硬的，锐利的，带着一种不容分说的霸气。我小时候，是喜欢出拳头的。总觉得那是一种进攻的姿态，带着少年人用不完的蛮劲，恨不能一下就把对手砸趴下。可拳头怕布。那软塌塌的、轻飘飘的布，一罩上来，就把你那点坚硬的骄傲，囫圇个儿地包了去，叫你动弹不得，闷得喘不过气。拳头砸不破布，这是游戏定下的规则，比世事还无情。

后来渐渐明白了，光有拳头是不够的。于是学会了出剪刀。剪刀是锋利的，能断布，能裁开一切柔软的、黏糊糊的纠缠。两片刀刀一张一阖，咔嚓咔嚓，有一种脆生生的痛快。但剪刀又怕石头，怕那毫无花巧的、一力降十会的蛮横。这就像是在生活里，你费尽心机，磨快了牙齿，找着了破绽，眼看就要得手了，可对方不跟你讲道理，不跟你论机巧，只凭着一股子沉甸甸的力量压过来，你的那点锋芒，便“咔嚓”一声折断了。

再往后，学着出布了。出布，是无可奈何的，也是一种柔韧的姿态。

把手掌摊开，伸出去，像是投降，又像是拥抱。它不是进攻，而是包容。你强由你强，我自有一方软绵绵的天地，任你拳头打来，都化在里头，成了棉花堆里的闷响。可布又怕剪刀，怕那看准了要害的、精准的一击。

人生里的事，大抵也是如此。我们一个又一个小小局里，扮演着出拳、出剪刀或出布的角色。有时我们一身刚硬，气势汹汹，仿佛能劈开一切阻碍，却在一个温柔的陷阱里败下阵来。有时我们以退为进，忍气吞声，却遭了小人精准的暗算。有时我们精巧算计，看准了时机，却挡不住一股蛮力的碾压。我们就在这石头、剪刀、布的怪圈里，颠来倒去，输赢赢赢，把自己弄得疲惫不堪。

我的一个熟人，在一家不大不小的公司里做事。他便是典型的“拳头”派。业务能力极强，作风也硬朗，开会时声音能盖过所有人，见不得半点拖沓和含糊。他把工作看成一场又一场的攻坚，自己便是那攻坚的重锤。他带着团队，所向披靡了好一阵，人都叫他“铁拳”。可这铁拳，偏偏就遇着了“布”。那“布”是他的顶头上司，一个笑眯眯、从不得罪人的老好人。他呈上去的方案，上司从不驳回，只是压着，压着，用一团和气软绵绵地包裹着，既不点头也不摇头，就是不批。“铁拳”砸上去，毫无反应，像打在了棉花包里，力气全被消解了。他气得青筋暴起，却也无可奈何，最后那团闷气，只能自己受着。

这便是生活的辛辣处了。它不会让你永远做那砸剪刀的石头，也

不会让你永远做包剪刀的布。你总要变换着自己的形状。有时，你得硬起来，做那无坚不摧的拳头；有时，你又得软下来，做那包容一切的布；而有时，你又得露出锋芒，做那裁断是非的剪刀。难就难在，你得猜对方下一秒会出什么。而人心，比手势更难猜。

说到底，这游戏又不仅仅是博弈。它里头还有一点哲学，甚至带着许多东方的智慧。老子说：“天下之至柔，驰骋天下之至坚。”布，不正是至柔的吗？它能包裹最坚硬的石头。可那最柔软的布，又怕那最锐利的剪。这生生相克，没有什么是一劳永逸的胜利，也没有什么永恒的强势。最强的，恰恰是无定形，是变化本身。

所以，真正的“不败”，是一种从容的、洞悉了循环之道的心态。你知道这一刻的石头，下一刻可能就被布包住；下一刻的剪，下一刻可能就被石头砸断。于是，输赢便不那么重要了。你摊开手，是布；你攥起拳，是石头；你又开指，是剪刀。你的手，就是你的世界，你可以变换它，去迎接另一个世界的变化。这样想来，便觉得那小小的游戏，竟有些寥廓的意味了。

我们的人生，说到底也不过是在不停地亮出手势罢了。在每一次亮出之前，那短暂的静默，那心思的急转，都凝聚成喊出“一二三”时那一刹那的决断。赢了，不必得意；输了，也无需懊恼。因为游戏永远在进行着，下一回合，一切又都将重新开始。

看完朋友的视频，我对空气，缓缓地伸出了手。先攥成拳，再叉开两指，最后，五指摊开。一、二、三，没有对手，也没有裁判。那风从指缝间穿过，凉飕飕的，仿佛就是命运给出的手势。我看不清它是什么，只是笑了笑，把手插回了口袋里，继续凝视着面前的滚滚长江。

看到了吴老师在文字里深耕的身影，也读懂了这份认可背后，对一个文学后辈的温柔期许。

更让我久久放在心底的是，我后来又有幸得到过姚岚老师的指导，她默默地为一个高中生发文。那些仅几百字的小文，串联起一段段温暖的记忆，也成为我文学路上最珍贵的礼物，更是我启蒙路上最好的激励。后来高嗣照、刘鹏程和江郎等老师的书和文总不时影响着我。

那些书，我至今珍藏着，书页早已泛黄，字迹却依旧清晰，每当翻开，当年校园里的蝉鸣、晚自习的灯光、同学们的意气风发、办公室里的暖意，便会一一浮现，仿佛一切都还在昨日。

如今再想起那些往事，早已没有了当年的忐忑与懵懂，只剩下满心的怀念与感恩。吴老师的《雨的缝隙》，姚岚老师的赠书，从来都不只是一本简单的书，它们是一份认可，是一份鼓励，更是一种无声的传承。

如今我想起那段被文字温柔以待的岁月，想起老师们的善意与期许，心底便会泛起阵阵暖意。原来，一份简单的认可，一本薄薄的书籍，竟能成为跨越岁月的力量，成为一个人文学路上最珍贵、最温暖的印记。而那些藏在书页里的温柔，那些前辈对后辈的滋养，也终将成为我前行路上最坚定的底气。

◇ 动物脸谱

家有秤砣

黄骏骑

儿子、儿媳都是上班族，有一天好友给他们送来一只小狗，还说是“流浪狗”。碍于情面，只好将它留下，“养着试试看”。

小狗初来时，矮矮的，胖墩墩的，一身毛茸茸的黄褐色皮毛光滑顺溜，一双水汪汪的眼睛滴溜溜地转，鼻子乌黑乌黑，耷拉着耳朵，尾巴反卷，不停地摇晃，惹人喜爱。根据身材，孩子将它取名“秤砣”，倒也形象贴切。此后，只要喊声“秤砣”，它就会跑到主人身边，尾巴摇得更欢，有时还在地上打滚撒欢。

孩子家住在县城一个叫三角洲的居民小区，距我的住所很近，有时候我将在乡下种的一些新鲜蔬菜送去，一来二往，秤砣和我混熟了，每次去，它都像欢迎客人一样，表示出极大的热情，踮起双脚和我亲热，还要用舌头舔我的手臂，我走时，它也会摇着尾巴送一程。

去年国庆节那天，我在家中院子里摘香橡，不小心从梯子上摔下来，腰部骨折，在医院躺了一个月。一天晚上，儿子儿媳带着秤砣来病房探望。病房里3个床位全住满了，几家来看望的亲友将病房挤得满满的。秤砣一进门，一眼就看见了躺在病床上的我，从人群中一下子跳到我的病榻上，又是伸出前爪又是舔，好一阵子亲热。满病房的人见了，都连声称奇。

那天，儿子儿媳去外地办事，便用用摩托车把秤砣连同它的吃食、喝水的碗、晚上睡觉的垫子一起送来。平时它每次来我家，儿子还没有走，它就在摩托车边等着要走，这次猜想它看见“家当”都带来了，儿子离开时它没有跟着走，竟在我身边转悠。

我担心它会走失，便摸着它的头说，你就在门口待着，可不能乱跑啊！它似懂非懂，并不叫唤，或坐或躺，望着小区路上来往行人。邻居们看它温顺可爱，都来看它，它也看着大伙，直摇尾巴。

秤砣有个好习惯，不在家里大小便，每天早上、傍晚，只要看见我换鞋，知道要带它去遛弯，就会来到我身边，伸出脖子让我套上绳子，一路上跑得快，在公园的树下大小便。它的胆子小，遇到同伙偶尔也会叫几声，算是交流，并不打斗。遛弯回来时，路过三角洲，它总要轻车熟路地回家看看。见院门紧闭，会赖着不走，我将它抱起，它恋恋不舍地离开。老伴走得慢些，我与它先回来，这时它怎么也不进家门，只是在家门口两眼直瞪瞪地望着小区路上的每一个行人，发现了老伴身影，“嗖”地一声跑过去迎接，小短腿捣腾得飞快。

晚上，它按照毛毯放的位置在楼梯边睡觉，还时不时跑进客厅在我们脚边寻欢一会儿，才摇着尾巴去睡了。天一亮，听到房子里有响动，连忙跑进来在床头蹦跳，似乎在催我们起床。

儿子回来的当晚，将秤砣接了回去，家里冷静了许多，我和老伴的心里还真不是个滋味。

◇ 流年碎影

书页里的微光

胡子

上世纪九十年代，我尚在宿松县程集中学读书，心性懵懂，却对文字有着一份笨拙又炽热的偏爱。校文学社发起征文，我抱着试一试的心态，将心底的细碎心绪落笔成文，没有过多雕琢，只是纯粹地诉说。不曾想，这篇直抒心意的小文，竟意外收获了奖项。更让我没想到的是，那篇稚嫩的文字，不知经谁之手（后来知道应该是至今未见的姚岚老师），竟登上了《宿松报》的版面——我从未想过，自己笔下的文字，还能成为铅字，走出校园，被更

多人看见。

清晰记得那个晚自习的间隙，广播喇叭里突然传来我的名字，指令清晰而直接：文二班胡XX，速到办公室。那一刻，心底的慌乱瞬间蔓延，手心沁出薄汗，脑海里飞速闪过无数种可能，反复回想自己是否犯下了什么过错，竟连脚步都变得迟疑。

只是全然没有预料到，等待我的不是批评，而是一份突如其来的惊喜。

推开办公室的门，老师笑着说明缘由，我才恍然大悟——原来，我的文章发表了，而那份稿酬外的奖励，是一本本县名师吴忌老师的著作《雨的缝隙》。接过那本书的瞬间，指尖触到书页的质感，心里满是诧异与欢喜。那不是一本厚重的典籍，却承载着一份沉甸甸的认可；那不是一份昂贵的稿酬，却比任何物质奖励更让人铭记。一整晚，我心里都突突跳，情不自禁地捧着书，仿佛捧着一份小心翼翼的鼓励，仿佛

